



8982

倪損齋先生遺書



光緒乙亥夏
史夢棠校槧

損齋遺書卷一

師說

子謂子貢曰賜也共知所師乎對曰吾黨幸得夫子以爲師
子載之幸也又何敢他求爲哉子曰嘻吾與二三子共學者
也何足以爲二三子師也曰夫子進我於古古之聖賢其皆
我師乎子曰是吾與二三子之所學焉而未能望焉而弗及
者未足以盡所師也曰夫子况我於今今之愚人亦皆我師
乎子曰是則近矣雖然猶外也二三子登吾堂而受業蓋有
責以善而不從督以過而不改者矣矧此泛泛以相值者將
若我何子貢喏然若喪徬徨無以爲詞者久之曰然則師其
卽在吾心乎子曰賜也而及此無可易也已夫師在乎能自
得之也舜不好問邇言何爲文不下詢芻蕘奚益故惟好學
之至然後能自得師能自得師然後知師資之無不在也見
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願與二三子共勉之

損齋遺書

卷一

一

病說

百病皆鬼正氣卽神鬼未有不畏神者故人之於鬼也愈畏懼則愈擲揄於病也愈委頓則愈纏延若正氣常伸則百鬼遠遁而百病亦可皆除矣所謂正氣者何精神是也精神所奮不疾不徐天下莫能遏焉忠於君孝於親強於仁勇於義下至謀生遠慮其類不可悉數要以爲其所當爲而毫無怯志盡其所能爲而訖無退心則所謂聰明正直發揚於志氣充塞於兩間者皆於是乎在豈小小鬼魅所敢干哉疫氣之不能染庾袞七氣之不能犯文山非天嘉其忠義不降之災也正氣獨伸實有以自勝耳不特此也今人每有許久之疾損齋遺書

卷一

二

委頓幾不勝衣適遇必不得已之事輒能起而應之事已而疾遂忘精神奮而疾自除也亦有事已而疾如故者精神復委頓耳要其事事時當量進飲食以助精神事已時當更尋微事以防委頓

冲虛子天僊正理直論掃除僊經一切寓言而總歸於精氣神以明修煉之功凡所論著往往與儒家理雅有合焉而不知所謂精氣神者亦未可以執言之也養生養德原無二理修煉之說罔非寓言蓋所謂陰陽順逆者人心道心之謂順之則生人是以人心爲主而務求其安利者也逆之則生僊佛是以道心爲主而務全其性分者也採藥卽所謂明善入爐卽所謂誠身藥之老嫩視格物窮理之淺深入爐之早晚視反已興發之遲速火候者誠意之實功丹成而出神入定則心正身修無往而不得所止也乃其所云周天之術者一

損齋遺書

卷一

三

歸於調息養氣之法是猶滯於小術而未睹其全理是以猶有所格格不吐令人莫可捉摸耳以儒理說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非小周天之術歟純亦不已緝熙于光明非大周天之術歟以至功之旣成又有所謂六神通者未詳何說亦以儒理說之則視遠惟明天眼通也聽德惟聰天耳通也推移變化莫可端倪神境通也知命達天天壽不貳宿命通也知彼知已物我無間他心通也見色不淫坐懷不亂漏盡通也凡此六者皆不須捐棄人倫別求於人世之外但須金丹煉成而後能之耳倘或舍此以語神通神通復何用乎惟有所謂五通之果者用之以縱淫大爲得力真仙

固無所用之也真仙所長只是不死世人所慕爲真仙者亦只是不死試思不死而去人世長生亦何爲乎塵俗之樂不足言也報君親之恩補天地之缺皆人生不可已之事悠悠千載只以山中數著棊消之所負不已多乎子又生子孫又生孫此長生之正理也今絕人道而但求一日之長生長生未可必而萬年之緒絕矣然則長生之說不可信乎曰養生有道可以却病延年長生烏可冀乎信或有之亦聖賢所不爲也其書亦有可觀乎曰有但今之談仙術者多是誑語其實有所傳者又多是寓言誑語不可信寓言不可泥善觀者能得其所寓之意以從事於聖賢之學則聖賢可至雖謂之損齋遺書

卷一

四

真仙可也其所以隱秘而不明言何也曰此固有深意存焉正火候之所寓也昔者聖人之設教也樂育之思何所不至而上達之教必俟其人焉得其人又必俟其時焉非隱也必如是而後可以妙因材之篤時雨之化也故孔子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又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蓋言難也今也聖人已往而聖人之教具存五尺童子皆得合淺深而備習之文義粗通以爲聖人之教盡於此矣又誰能知聖教之尊而務反身以求其至者是故聖人所以度人於神化之域者不可謂不至而至之者卒勘此無他故矣於人無所

擇於時無所俟其尊之也不至其求之也不誠下學之功不實而上達之志不堅也爲仙說者有鑒於此故爲長生之說以聳動乎天下而姑留其微妙之旨以爲神秘而不輕發必待有真心求道者實能割絕嗜慾不避艱苦矢志數十年而不回則其於道之實體已自深有所得然後以一言點醒之夫亦猶聖人之志也世之求仙者或謂丹法具在而火候不傳烏知火候之卽在於此哉卽所謂丹法者又烏可以形求之見知之哉或問有心度世卽明言之何妨曰仙說之所以可貴與其所以有神於世者全在此寓言耳必明言之則儒書具在豈復有剩義哉仙說所以濟儒術之窮也翻舊而成新罕譬以爲喻不亦泠泠然善乎說破欲少味矣然則吾子之說破也若何曰事有不獲已吾又以濟仙說之窮也凡所以濟其窮者皆所以盡其妙者也

狂說

放兒之於文狂者之流歟狂者嚶嚶慕古亦時能造到古人處故聖人取之以爲斐然成章也而行有不揜者正以進取之意急而下學之功淺日用之間尙未能一一盡踏實地故於人所難能者時或能之而於人所易能者反多未能也不知日用之間無在無精微者在人之所易能者非遂易能也彼乃以用意之過高而反失之所謂不知所裁者此也其斐然成章處自是不錯而不知所裁處又烏可聽其不知所裁乎宜令循循下學俾日從事於尋常規矩之中而各有以得其精微之妙則所造真不可量矣若但以一得自高遂適情損齋遺書

卷一

六

而辭其餘則琴張放皮之倫未必能及於冉有而况其他乎且合後世放誕之徒誣及於禮法之外如莊周檀弓所云不幾於天地之罪人乎孟子之狂實過於曾皙而不得以狂名之者夷考其行而蔑不揜焉故也爲能循循下學而精進不已是能自知所裁者也放兒念此當復惕然深思知所自裁亦願四兄時有以裁之進取之志何可稍減正無以力求高遠爲也抑又有進焉者須知人品高下不在文章而在德行事業但文章者德行之先資德行者事業之先資蓋必先明其理而後盡其事先得其本而後能及其末也

惜陰香尺記

昔人謂大禹聖人乃惜寸陰我輩衆人當惜分陰每誦此語不禁膽寒回念平生彌深竦仄乃光陰何可以分寸計哉嘗見歷家分每日爲十二時每時八刻每刻十五分是日凡九十六刻一千四百四十分也適自市間買得小盤香條甚細點之甚速長天一盤不能充一日察其盤回之數十二有奇而莫由準其輪廓之大小悉其巔末之長短也因其條之廣爲分而量度之量得十二回處面濶三十二分十三回處三十三分中空八分爲四回地其周也斷自十二回處中取九十七分所奇又四十二分以徑七圍二十二密率求之通損齋遺書

卷一

七

計合盤共長七百九十五分而以兩盤晝夜續點之不盡一百五十分所點恰盡一千四百四十分是點此香一分卽日時之一分也點盡十五分卽一刻也光陰之迅速豈不甚可畏哉因名其香爲惜陰香而卽以所量度造爲此尺存切警於早夜云

一刻

二刻

三刻

四刻

復潤川表弟族塾規條議

潤川先生欲於灣坵設族塾聚族中子弟延師教之且立

規條令族長董之凡子弟讀書一本議賞若干因謝先生若干

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不行於子弟不可行於先生並不可行於自己其於子弟則所謂我求童蒙者也非惟求之且從而央之彼童蒙者又何求哉欲求賞乎每讀一書但見賞之可欲而不知其爲己所當然反似爲父兄讀之先生讀之烏能自端其心力乎賞可冒則苟焉以冒之其不可冒則怨咨生焉且有不樂其賞而但取自安者更無若之何矣若真能受教讀書者又豈待望其賞而後知自勉哉誠知讀書之有益於己但覺讀得一本書勝得十千錢矣世

損齋遺書

卷一

八

上真能讀書者果誰一一而賞之乎其於先生薄其束金而要之以謝謝者賞之別名耳意在隆師實以馭羣下任小人之道待之稍知自好者不能居此席矣或有貪其利而就之者子弟視之但以爲與己同利之人厚重者已不免於褻慢狡猾者且得而挾持之又將何以作其尊嚴而爲子弟之表率哉其於己也專用費以爲惠費不繼則惠不行此固君子所不爲而堯舜所由病也今即無論此董事者之難其人矣彼其人德誠尊望誠重與出入學堂師弟並受其管轄亦已不成事體又况未必然哉至於認真不可不認真亦不可侵吞冒濫之弊例不能免致以興學之地爲逐利之場行惠之

方爲歛怨之由又其後也自古學校之政有罰而無賞非不
念士子之勞也以爲學本自益之事但當力勤而不宜稍怠
其勤也乃其本分所當然也何以賞爲欲有以獎勵之尙其
事而可矣卽或有時而賞之亦不可指事而定其例更不可
令師弟子執卷求賞於董事者之前也

捐齋遺書

卷一

九



寄張姪論詩賦二條

詩賦中不宜輕作感慨語非特懼傷時也以養性情以正心術本分固應若是耳我輩但恐學力之不至有負於天天豈嘗負我哉昔人謂怨天者不祥此理致可思也學者自勉而已一有怨尤之心則所以力學者必不至無復得寸進矣非不祥而何夫子嘗自言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聖人且然何況我輩願諸子共勉之

詩賦中有宜頌聖處自合頌聖然語意尤宜真樸而不浮浮則近於諛諛則幾於謾矣大抵頌聖之語與稱父母之德相似感之欲其深而言之欲其質苟可以不必不如其已君父之尊非臣子所得而謾嘗也無端而爲諛意欲何爲上不可以對君父而下不可以問方寸此亦學者所宜深思耳

訂諸儒春秋論

三代史書雖成於國史然既成之後輒傳於外人皆得而讀之即皆得而取錄之聖人之修春秋亦就所取錄之本撮其綱要而存之家塾非竟取國史而刪改之使其去彼而存此也其文亦皆取諸舊史而未嘗別有所增益所謂一字之褒貶者不過於取錄之際務斟酌於文武周公之大義而不使有善惡溷淆功罪倒置之失詞焉耳斟酌當而大義明褒貶在其中矣固未嘗褒其所褒而貶其所貶也又且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尤兢兢乎致慎焉何專之有何災之及身乎聖人惟明於大義故能修春秋亦惟明於大義故能立損齋遺書

卷一

十一

周身之防而常自立於無過若夫自用自專而反古皆其恃於義者也而謂聖人自言之而自犯之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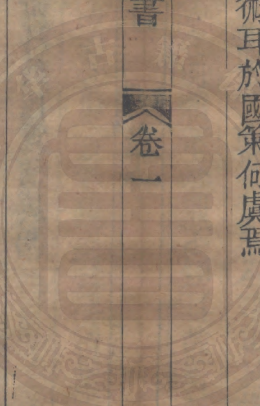
題國策後

戰國之人巧於術術者君子所不廢也正用之則正邪用之則邪是故國策之文未嘗不可讀也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非至訓哉夫戰國策士其心術之不可問也人人得而知之矣非若假託於孔子以為言者也讀其文審其術而察其所用心其術之善者吾得而取焉其不規於聖人有害於信者吾得而鑒焉神於策士之術而正用之孟子所以承先聖之統也學者要難自正其心術耳於國策何虞焉

損齋遺書

卷一

十一



此書之文未嘗不可問也... 策士其心術之不可問也... 人人得而知之矣... 非若假託於孔子以為言者也... 讀其文審其術而察其所用心其術之善者吾得而取焉其不規於聖人有害於信者吾得而鑒焉神於策士之術而正用之孟子所以承先聖之統也學者要難自正其心術耳於國策何虞焉

讀伊訓

太甲敗度敗禮不惠於阿衡可謂昏昧之極矣而一念改悔遂爲有商之令主成湯之佑啟歟伊尹之化導歟周公之言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聖狂本無定局一念反覆之間耳然則孔子之所謂不移者何也曰孔子所謂上知無不克念者所謂下愚正其罔念者耳然則聖而罔念狂而克念者何也曰若太甲之一身可謂兩兼之矣前之太甲卽後之太甲也罔念而作狂焉後之太甲仍前之太甲也克念而作聖焉蓋人性皆善而事理本不難知其燦然於古今昭然於日用者念之則知不念則不知耳故有甚明之理庸夫孺子皆能見之而聰明才辯之姿反或昧焉者罔念故也嗚呼可不戒歟

損齋遺書

卷一

七

讀老子

老子末世之書智巧之窮也反乎無爲以神其智巧非太上之無固已多矣深味其間時稟稟有殺氣與陰符相類豈亦戰國深計之士之所託耶吾異夫蒙莊之曠而亦爲其所累也豈非妄自尊大好用其聰明之過歟是又烏能恬淡無爲入乎世中而超然世外也歟太史公謂刑名之學皆原於道德非變而之焉之謂也若申韓者固老莊之嫡派也順天地之自然行所無事其惟聖人乎開洪荒以致休盛反叔季而爲太古其惟聖人乎夫聖人者萬世之所賴以生而乾坤之所賴以不毀也老莊烏得而議之昌黎原道比之以坐井觀

損齋遺書

卷一

四

天諒矣夫

孟子言善信美大聖神恰符卦爻之六位善者明善之端信者誠身之本由此而進之雖聖神可造

孟子言善信美大聖神恰符卦爻之六位善者明善之端信者誠身之本由此而進之雖聖神可造

孟子言善信美大聖神恰符卦爻之六位善者明善之端信者誠身之本由此而進之雖聖神可造

孟子言善信美大聖神恰符卦爻之六位善者明善之端信者誠身之本由此而進之雖聖神可造

孟子言善信美大聖神恰符卦爻之六位善者明善之端信者誠身之本由此而進之雖聖神可造

孟子言善信美大聖神恰符卦爻之六位善者明善之端信者誠身之本由此而進之雖聖神可造

孟子言善信美大聖神恰符卦爻之六位善者明善之端信者誠身之本由此而進之雖聖神可造

讀老子

讀通書

明道先生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處所樂何事解之者曰不是樂貧亦非樂道爲是說者豈欲人索之幻杳昏冥而不可極乎余聞之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樂得其欲者樂在外者也樂得其道者樂在我者也故君子求在我而已矣自得其所以爲我則焉往而不樂乎所以爲我者何也隨分之所當然者是也然則孔顏之所樂亦曰樂得其道焉耳世俗高談性命以爲道則道自道而我自我何樂之有吁難言之矣

讀律

律有異姓亂宗之條蓋本先生崇德象賢胙土命氏之義爲先世之有功德者官爵世襲延及子孫異姓不得而冒之及本宗原有可嗣之人而反取他姓或浮收義子借名侵占者設凡以防瀆亂而息爭端也若庶人之家既無官爵世襲有干充冒本宗又無可嗣之人卽或有之而族屬已遠或其人實不相宜轉乞外親之子或契買他姓爲養生送死之計族人安得而逐之或不聽同堂使另立宗可矣家產何得而奪之小宛之詩曰中原有菽庶人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穀似之義亦雅道之所取也若旣祝而似損孺遺書

卷一

六

之矣忽有博物君子者出稔其始之爲螟蛉也翻然絕其翅足而投之桑下曰吾將爲小物正宗法是果氏之宗固宜絕而螟蛉之冤亦蔑由叩九天而愬之矣準情酌理無亦仁人君子之所心惻乎亂宗之案詎可一例斷哉要當察其實在情形俾各得其分誼之宜而無或失所焉然後可耳

歲差疑

蔡傳歲差之說殊不可曉古今歷法雖有不同所爭者積分之強弱特由於起算之各異而非天之有增損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亦驗之於天而已若天固有差則差卽其常又誰得執人所算而謂天爲差乎蓋考歷之法非人所得而爲一準乎天者也日以晝夜爲準而晝夜準乎太陽之出入月以朔望爲準而朔望準乎太陰之盈虧歲以寒暑爲準而寒暑準乎節氣節氣準乎月建月建準乎斗杓斗杓準乎日躔日躔一周謂之歲此其一定而不可易者也若夫氣盈朔虛參差不齊之數則置閏之法適足以齊之倘復有差當亦只爭

損齋遺書

卷一

七

於閏餘之多寡而天與歲何容有二乎蔡氏謂堯時冬至日在虛昏中昴

堯典但言中星未言日在日在虛由昏中昴而誤推之也

中壁夫天行可差天體必不可易日躔既差中星亦差斗杓安得不差胡不聞月建之異於古也若月建亦已差矣而其名不改則是觚不觚而仍謂之觚也欽若之謂何而可以乖謬之若此乎且其言曰古歷簡易未立差法但隨時占候以與天合至東晉虞喜始以天爲天以歲爲歲乃立差法以追其變約以五十年差一度何承天以爲太過乃倍其年而又反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七十五年爲近之然亦未爲精密也夫差處既可修改則是差處只在歷不在天也修改

之法曰隨時占候以與天合是其所修改者亦歷家之歲月而非在天之日躔也既修改矣更復何差之有虞喜何承天之徒亦以當時歷法不能盡與天合故立差法以追其變耳若在天之歲與在天之辰誰得而分之乃復憑臆以爲之說曰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度常平運而舒曰道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則是天本自天歲本自歲而其相次本有如是之差也又誰得而修改之夫歲與天本一而人故二之歲與天本二而人故一之無一可者天所不然而人爲之寒暑永短之節豈能應乎且如歲與天果二則所謂歲日者更當以何爲準自古成歲損齋遺書

之忱而已此義和之命所以諄諄乎不憚其煩也後世不達此旨務竭私智以窮其數而欲執一成之法以御天則夫積筭之歲日與天行之歲日非強則弱積久安能無差乎然卽以其差言之所謂四分之一而有餘者天與歲亦一而已矣焉有所謂四分之一而不足者夫天度本不可知之以歲日耳天之大小非尺寸所可計也故但以一日所過爲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一周故知天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日積久而又當加焉故知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也然則天度之有餘正以歲日之有餘知之又安得別之爲不足乎後世歷家之差莫可窮詰總由不知天數之不可盡成法之不可執欽若之不可懈占候之不可已妄逞私智各立新法輒轉迷誤互相改竄是以愈差而愈遠也然方其差也亦各咎立法之不善未有以今日之天爲異於古者然則古今中星之不同者何也曰是或占候早晚之不同故所言者異耳天行甚速錯一刻卽差三四度錯一時卽差三十餘度各用其法以窺天而遂疑天之異於古也不亦

異乎

中星考

向疑古今中星之差為占候古今之不同故言之者異特據
理疑之而未嘗有所質驗也頃聞楊子汝存言曾見欽天監

金先生秋官正名廣義問及歲差之說具言歷法自羲和失官歷代

各有差處而非天之果有差也 本朝歷法自與堯典吻合

乃知向所疑者果不謬也因據憲書所載日躔與各節日入

時刻以考堯典中星蓋春分日躔降婁之次日入酉正月初刻

則鶉首初度恰到午中是所謂星鳥者固不差也夏至日躔

鶉首之次日入戌初一刻十分稍進至正月初刻則大火初度

恰到午中是所謂星火者亦不差也惟秋分日躔壽星之次

損齋遺書

卷一

三

日入酉正月初刻則星紀初度當在午中是為斗星十三度有

奇而未得為星虛也須待戊正三刻三分距日入十刻三分而後虛

星初度可到午中冬至日躔星紀之次日入申正二刻五分

則室星當在午中而未得為星昴也須待戌時正二刻十分

距日入十刻五分而後昴星初度可到午中以此視今昏刻所候今

節日入八刻為昏刻則春夏為太早秋冬為過遲意者今之候星皆在

京師一處而羲和仲叔各居四遠極東則去日入為過遠故

日入而昏極南則去日入為次遠故日入二刻五分而昏極

西極北則去日入為太近故非戌時將盡不能昏即按此則

或以象或以次或以星者各據其初度而言非舉其全體而

言也唐一行推以鶉火爲春分昏之中星亦以中州之昏言
之而與堯典無當矣存以俟質

損齋遺書

卷一

三



前以表血無當矣存以俟質

日躔辨

堯典但紀中星並不會言日躔冬至日在虛註家據星昴而
妄言之耳不知冬至日在虛則夏至當在星為鶉火之次日
入戌初一刻十分則尾已過中至昏刻則斗又過中而大火
之流已入矣何得為星火春分當在胃為大梁之次日入酉
正初刻則鶉火到中至昏刻則鶉尾又到而鶉首已到申中
矣何得為星鳥秋分當在氏為大火之次日入酉正初刻則
虛已過中至昏刻則室又過中何得為星虛乎是註家之穿
鑿於本篇已難通矣又何以證後世

損齋遺書

卷一

堯典但紀中星並不會言日躔冬至日在虛註家據星昴而
妄言之耳不知冬至日在虛則夏至當在星為鶉火之次日
入戌初一刻十分則尾已過中至昏刻則斗又過中而大火
之流已入矣何得為星火春分當在胃為大梁之次日入酉
正初刻則鶉火到中至昏刻則鶉尾又到而鶉首已到申中
矣何得為星鳥秋分當在氏為大火之次日入酉正初刻則
虛已過中至昏刻則室又過中何得為星虛乎是註家之穿
鑿於本篇已難通矣又何以證後世

日躔辨

損齋遺書卷二

古之學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古人才分非必大異於今人而所以成就之者何其備也今詩禮具在而樂之教已亡世俗淫哇之聲不足以語於斯矣一二好古君子整琴瑟拍古調去繁囂以返淡泊庶爲近於雅道而性情之故不與焉如古人所云聞樂可以知德聞聲可以知心者則亦未之聞也夫天地之元音豈有終絕而不續之理由今思之誦讀之音其猶古樂之遺乎每見學者坐誦一室有心人隔壁而聽之而其人之通與不通心之在與不在志之篤與不篤以及性情心術之靜躁剛柔皆可得而見焉豈非所謂天籟者乎

捐齋遺書

卷二

一

蓋其爲聲也本乎性命之理通乎聲氣之元而發於咨嗟咏嘆之不容已故其善者出之以靜氣運之以清心形神與之俱往性情期於必肖抑之揚之進之退之不疾不徐從容以赴乎自然之節則所謂性情之正聲氣之和樂而不至於淫衰而不及於傷者皆於是乎在矣是故可以平心可以窒慾可以化偏陂而消亢戾調情性而養中和先王教樂之道何以加於此乎是故學者不可不盡心也

讀書爲學道學道爲立身立身在致用用有大小故身有貴賤然均爲有用之身則均足自立於天地農圃詩書皆古今之正業也而分地不同要當各隨所業以有立從事於斯終

已不能收其效是爲無用之人耳攜無用之身悠悠以託於世少小之時仰賴二人無不可者二人之力微其不至於失所者幾希矣是以仲尼論孝立身爲先行道次之揚名又次之身之不能立又何行道揚名之與有此經書中至要之意吾每念之而不敢忘願其身則已老矣諸子皆當刻志銘心及時奮勉孜孜焉而勿敢怠也

後生在父母運中資父母之養受父母之訓必當念父母之勞體父母之心念父母之勞身有可代便當代之况敢多求以益其勞乎體父母之心願其何如便當何如况敢任情以背其訓乎無災無害父母之所願也故保身爲先有能有爲損齋遺書

卷二

二

父母之所願也故立身爲要此二者人人皆可以自勉而孝經之全旨在焉朱子初讀孝經方在童幼讀畢卽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所以爲朱子我輩不能切勉於此則所以自致於其親者無有矣尚可以爲人乎

讀書人不可無志進取無志進取是爲自棄亦不可急於進取急於進取是爲近名自棄者息近名者誣怠則無成誣則召禍名實之際貴賤所由分禍福所由致也君子皇然於貴賤之所由分而不敢不勉惕然於禍福之所由致而不敢以躁惟有苦心孤詣默默自修以求盡其在我者而已乾之九三曰終日乾乾夕惕若九四曰或躍在淵皆无咎之道也

君子不必言小人之非而不可不心知其非不知其非則有冒昧以相從者故或父兄子弟良師益友之間私相討論以徵得失以昭鑑戒無不可者斷不可播揚於衆人之前自明其爲君子也播揚人惡便不是君子事

心之不正欲害之也故養心莫善於寡欲而不在乎守寂也譬如傷風之病須於風中理之使元氣充實邪風不能入然後可已若深藏於密室之中微風卽發矣但元氣未充時不得不稍自引避耳如道未足而強言學未成而躁進則名利之邪皆得而中之此不量其元氣之不足而不知引避之過也

損齋遺書

卷二

三

天下何者爲貴曰守禮者貴夫禮自卑而尊人者也我尊人亦尊我然亦不待人之尊之也我固有以自尊矣何也禮者君子之所守也刑者小人之所犯也置身倫物之間循循規矩尺寸不敢自失是所以自待者固甚不苟矣匹夫之賤上不干天子之誅下不犯鄉黨之惡天下雖大莫得而加焉斯不亦貴乎故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

人則無不至惟天不容僞天者理而已矣其本然而不可誣必然而不可易者理也卽天也理本如是人姑以爲不如是天固不能如人何也然亦不能隨人之意而遂不如是故凡人之所爲者君子不問焉竭誠極思務循乎本然之理而不

敢越是之謂知天

理本一定乘於數則無定非遂果無定也無定之中自有一
定者存焉故曰理與數不相離一不遇二未知其爲三也二
不過三未知其爲五也及其既遇則三五之數誰得而易之
仁之勝不仁水之勝火此定理也一杯水不能救一車薪之
火此定數亦定理也理不可易數不可違是以君子務極乎
存仁之功而不敢求勝於天下

跟好人學便成好人跟愚人學便是愚人好人先人而後已
人皆親之近之愚人知有已而不知有人人皆惡之遠之

與人相好處處都好與人爲仇處處是仇處處都好快活不
損齋遺書

卷二

四

了處處是仇苦惱無休

力所能爲吾必爲之其所不能告之以情縱不諒情人當自
明義所可從吾必從之其所不可誰得強我暫或強之終當
仰之

處事要周詳與人要和睦此本最難言者但須受一事便當
作一事久久自然周詳無小大一也遇一人便安帖一人久
久自然和睦無貴賤一也

莫道我好而人都不好恐是私心偏見我若好時人雖不好
無若我何況人未必果不好耶人盡不好我雖好亦無若人
何況我固未必果好耶所以處己之道務嚴切去其不好以

進於好與人之道要活便舍其不好以就其好則人已兩得無往而不好矣若其人必無可就尤當預遠於不覺僕婢有不好當以正言喻之而不必暴怒尤不宜過責暴怒過責恐反不能知過矣

大學傳之七章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今按仍如本文爲是蓋身得其正之謂修而身之正不正無一不本於心忿懣四者皆心之用見於動靜之間以昭一身之得失者也有所云者偏著而失其分也四者之見於身各有至當之分焉卽所謂至善也不察其至分所在而任情以處之則心不得正而身卽不得其正矣何以明明德而止於至善乎故曰修身

在正心也若改作心字則但言心之不正與身何與首二句已接不上矣朱子此節註解令人無可領畧處但云皆心之用而不及身則大指不明此因程子之誤也但云人所不能無而不言有至當之分則無所取正但言一有之而不言有偏著之失則無可指斥至所云而不察者更不知察箇什麼將遂察其有無耶旣不能無又不可有究將何如而可且謂有之非耶不能察非耶有之便非何待不能察然後欲動情勝不能察然後非則有之固未爲失而於本文有所字又復不相關涉矣一有之便是用之所行欲動情勝心已不得其正更復何所須次且有或然或不然之疑此等處皆令人茫

昧

心不可有亦不可無物未來而心先在是之謂有有心之心非心也妄也無緣而起之謂妄妄心用事則本心之德亡用情不能得正矣物已至而心不在是之謂無無心之心亦非心也放也無故而出之謂放心放於外則身無所檢應物不能無失矣二者皆心之不正而其失皆見於身然則欲修身者可勿先正其心乎收其放息其妄合動靜而一之此中和所由備也於修身何有

正心之功兼動靜而此章所著意却於動察爲多蓋靜存所以立其體而動察所以究其用也靜而能存則妄念俱消而損齋遺書

卷二

六

澄然者內照二者之病固皆可以無之矣但恐靜時所存動後不能無所擾則二者之病皆得而復生故必隨事加察使幾務糾紛之會而澄然者常內照焉然後寂然之本體歷萬感而不滄凡其所處皆因物以付而我無與纖微畢盡而天命全心無不正身亦無不修矣不到身修正心之功不可以告成此正心一目所以次於誠意後也彼欲專乎靜者正恐不能濟事耳

八章親愛五者與前章忿懣四者畧相似之其所而辟與前章有所畧相似然彼是心之見於身者此是身之接乎人者古人用意自分明

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似當就學者之自得師而言非若學記之論爲人師也蓋爲學之道原不必事事而求之師要在反求諸心而自得之耳溫故知新反求之要道也故學者能得此一事以爲師其益遂可以不窮若以爲人師言之善學之士初得入道之門莫不能此便可抗顏而爲師乎且如放學記之文而日記問之學不足爲人師也必也其溫故而知新乎便自不可本文中加一人字亦不可蓋此學者之事非教者之事進學之方非成德之詣也

善爲學者必尊師尊其道也師不必皆聖人而聖人之道屬焉是吾學之所資以進也敢不敬歎敬之至則信之深而其學之也自無不力是故聞其一言如獲至寶必取而佩之豈惟佩之窮山澤而搜之必有能自得者矣如得珍饈必取而嘗之豈惟嘗之攜庖而從之必有能自饜者矣至於所學日進雖以達於聖人而無難而後知師言雖近不可忽也或問師有所未至奈何曰師之所至非弟子所敢知也要其所以教我者不離乎聖人之道則皆不可以終窮亦在乎學之而已矣

損齋遺書

卷二

七

讀書人凡事皆須執禮執禮之道一曰遵古一曰從俗遵古者須衷以時王之制從俗者須準以人情之安守敬以致和而自用者不與焉

昔人謂士可百爲惟不可俗俗便不可醫也所謂俗者但知聲色貨利之可娛而不知仁義道德之可貴也聲色貨利之毒入於腑臟充於體膚雖有金丹不能超入仙界故曰不可醫也

利可計也而不可專也可取也而不可貪也勿損人以利己勿傷恩而害義善取利者取之於不涸之源不爭之地

昔人爲其母謀葬地令其旁可置萬家說者以此見其志量之大吾謂士人居身固當如是身之所處無礙於人而躉其德者皆善良焉不亦可以置萬家乎

大學以誠正爲要教小兒亦以治心爲先但大學之誠正存

損齋遺書

卷二

八

乎已小兒之心法資乎教如論語中孝弟謹信愛衆親仁及厚重忠信友勝已急改過皆是心法學文其末也然作之以勤而要之以固則心法亦在其中矣大抵誠敬二字乃聖賢始終之要教者所當留意也

士生今日不患無師但患無志不能自得師耳有志於學便能自得師先聖先賢以至先儒誰非吾師者今人得孔子以爲師亦可以無憾矣然吾志不立則未必能學雖孔子且如之何哉書曰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不克由何以見爲審能由之則聖人之教具在也一部四書終身由之不盡矣况又佐之以諸經翼之以百子哉

或問性命之說無當於身心歟若之何道自道而自我也
曰性命之理無一不切於身心無一不切於日用只爲世俗
讀古人書但作一場講說便了更不復反求諸身心推致於
日用而其所謂身心曰用者皆似他人之身心曰用是以道
自道而我自我耳如使舉其所學一一皆反諸已而不徒以
講說畢乃事則雖其心之所知未卽爲身之所行要之爲在
我矣如顏子爲邦之問豈簞瓢陋巷中所有事哉而不以爲
空談者所謂隱居以求其志也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
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然則道不足備體用之全則在我者
終有所未盡詎足語孔顏之樂哉以此知茂叔之所期於明
損齋遺書

卷二

九

道者大矣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
仁莫近焉萬物皆備於我此句致難理會天德王道皆在其
中須理會到親切處然後可與言我反身而誠得其所以爲
我也強恕而行求在我者也未到孔顏地位不可謂反身而
誠

孟子言三樂皆人生之至樂也然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存乎
天者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存乎人者也其可以自必者
惟有仰不愧俯不怍而已夫不愧不怍又何以易言者道
有幾微未盡而曰我無愧怍焉其不至流爲無忌憚者幾希

矣子思子曰正已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庶幾君子之所由自得乎夫不怨不尤未便可以自得也故君子正已爲要正已者正其所以素位而行者也位無定在而所以行之者皆在乎已不可不裕之於先也位已定矣而所以行之者云何而正不可不盡其分也未到孔顏分地則終身之憂固有所難免而謂性命固可以不講乎但必專心正已然後所求不在外耳

或謂聖人有生知無是理也聖人生而知好學耳知好學則隨事必察其理察則未有不明者故有似於生知也向使聖人者置世事於不問而曰吾固無須乎學也何知之能有子損齋遺書

卷二

十

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不如某之好學也此豈聖人之謙自言其實耳而人或不及信此好學之所以難也

附遺詩

自訟二首寄李三表弟

錄一首

甲戌之歲晉江陳公重修邑志李啟藩表弟會同學
長舉某儒行具呈亟辭因爲此詩寄之

中林有兔絲強附青松枝引蔓不盈尺遠條焉可依人生貴
守分何必多名譽

叶

聲聞過其實終難與久居

叶

清泚映長

隄人豈不自知虛聲不可盜實德允難欺卽此庭闈地未離

親長時平心一反問中夜自忖惺幸沐先人澤而讀古聖書

叶常時忽掩卷三復以歛歔隨分足難盡允言遠大爲竊惟

邑有志國史與同垂邇來無實錄胡迺揚其波

叶

增飾一人

損齋遺書

卷二

十一

美旋滋百世疑有言而不信侈此欲何爲

石隙松二首並寄李三表弟

亭亭石隙松見者多竒之詞人畫作畫丹青畫作詩不知松
心中獨苦願君各贈一抔土但懼身隨秋草萎空教詩畫傳
千古

孤根生客土土淺根亦微中道恐不保後彫焉可知主人誠
見愛移植南山陂千載無人賞此心良不疑

朝露二章

朝之露兮汪然曰維彼所當然彼固當然我何獨不當然
暮之雨兮淒然曰彼不宜然彼不宜然我則豈復宜然

題養心齋壁

文者心之聲字者心之形心苟失其養文字必不成

夢母

伏枕朦朧百慮清忽聞阿母喚兒聲忽忽不及言他事但問書曾作得成

有感

歲暮歸來意興遲寒侵翠羽下風枝門前對植雙桐樹會有朝陽鳴鳳時

首尾韻

功名富貴盡由天努力撐持亦枉然但有一椿由我作土希損齋遺書

卷二

三

賢聖希天

題北壁自生圖畫

所居雙槐樹之室曾經雨漏因北壁故紙而更新之
越十餘日近榻處宿溼氤氳儼若雲起亭亭布空五色俱備稍上橫濶三四尺作千巖萬壑一氣盤旋綿亘數百里之狀其始也隱隱隆隆烟雲彌望咫尺風雨不可端倪又數日山勢之分合向背水泉之流行曲折與夫山亭草樹遠近大小之形宛然可辨大勢外險峻而內閎敞下皆重淵絕壁而其上廣廈重臺茅簷列舍不下數十間依崖夾澗致有情款遠近各

村落髻髯毗連耕桑之處可指雞鳴狗吠之聲可聞
雖妙手不能畫也余性頗懶而嗜幽遐坐臥其間豈
非天然之樂趣乎因成四截以存異觀且以呈諸同

好者

錄二首

五色雲蒸近榻茵半空靈境欲通神祇疑結舍桃花岸定有
不知漢魏人

亂山遞水瀑蒼因巖險重重倍悚神尋到一灣平曠處坐看
魚鳥並親人

和魏萼廬先生咏水仙分韻得雪月二字

所在有名花仙葩獨清絕夜來一瓣香冷豔真欺雪

損齋遺書

卷二

三

失水不曾枯得水便能發特有此靈根長伴三山月

晦前早吟

曉粧寶鏡未全開小露清光愜滿懷莫道餘輝無好處海天
紅日逗將來

對菊

下榻祁陽署當軒景色幽生平惟愛菊節序正逢秋花比羣
芳人香於晚節留開樽相與醉客路更何求

行身

閉門修孝弟潛身厲廉隅力勤修有效誠至罔不孚莫道人
不好恐是我實疎趨利常涉害狗名每近誣分地須當審思

義不可辜但凡理所順便爲情所趨莫犯人所惡莫爲天所
誅天理與人情萬古不能渝

卷二

四

行身

賴天賦與人節萬百不貽命

義不可辜自天賦萬物以爲言或曰義人而後言

大平一

書名			
版別	冊數	1	紙
定價	1.0		
編號	W	字第 344	号

北京市中国書店定價簽

